



【出处】英国国家海事博物馆藏“夺取宁波”系列淡水彩画之三

【内容】1862年5月10日，英水师总兵丢乐德克、法水师统领耿呢助清提督陈世章、已革道员张景渠等进攻太平军占领之下的宁波。该画描绘了英法联合舰队炮击宁波城东门的场景。

近代西方人眼中的宁波（十四）

田力

查尔斯·德·米特雷西(Charles De Mutrécy, 生卒年不详), 法国士兵,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 曾随法国侵略军赴宁波、舟山、上海等地。此人善文笔, 于1859至1861年间, 在巴黎数家报纸上发表多篇记录其所谓“远征中国的光辉历程”的文章。后又将这些散乱文章整理编辑, 出版了一本题为《远征中国日志, 1859-1861年》(上、下卷)(Journal de la Campagne de Chine 1859-1861, Paris, Librairie Nouvelle, 1861)的书。在书的前言部分, 作者宣称“为这场传播文明的战争鼓掌欢呼”, 并申明将这部日志奉献给远征部队的官兵们, 字里行间常透露出欧洲殖民主义者的骄傲与自豪, 读来令人生厌。不过平心而论, 日志也披露了许多当年英法联军入侵中国的历史细节和原始的第一手资料, 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在该书的第四章, 作者主要讲述了宁波的历史和开埠后的现状, 如商业、对外贸易、宗教等情况。文中有许多颇为有趣的内容, 比如他对早期欧洲人在宁波活动历史的叙述:

“宁波是一个古老的城市, 其历史与革命密切相关, 在宁波发生的革命使中国经历了改朝换代。因此, 在13世纪末, 宋朝最后一个皇帝将首都从南京迁到杭州。宁波除了有一条运河与新首都直接相连外, 还有优越的海上位置。因此, 很快成为中华帝国所有重大贸易交易中心。”

我认为, 宁波是欧洲人来天朝所参观的第一个城市。马可·波罗(Marco Polo)曾于1274年到过此地。1528年, 勇敢的葡萄牙航海家费尔南·门德斯·平托(Fernand Mendez Pinto)也在其旅途当中停驻过宁波, 并且在这个城市建立了最早的据点。此后, 数家商行也来到宁波, 并在该据点周围开设了分行; 此外, 还建造了一座建筑, 作为外国人的居所。……225年间, 这些商行与中国之间有着活跃的贸易往来。但是到了1700年代, 在发生了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情之后, 英国商行被洗劫一空, 欧洲人被驱赶出宁波。英国人在1841年10月13日占领镇海后, 才又重新出现在这个城市, 但也只是昙花一现罢了, 因为到1842年5月6日, 他们又再次从宁波撤出。”

米特雷西想必是读过或者听过如《马可·波罗游记》、平托《远游记》等早期欧洲有关中国的书籍, 但让人觉得奇怪的是, 他对宁波的介绍又有很多与书中不相符的地方。相比较对于宁波历史模糊不清的了解, 他对现状的描述要准确直观得多。比如他笔下宁波的稻作业与商业:

“欧洲人在宁波进行的最大贸易是糖贸易, 其交易量是几百万公斤。出口量巨大的食品是稻米, 水稻种植区在城市三条河流周围的辽阔平原。这三条河流一面一直延伸入海, 另一面一直蜿蜒至位于北方约16英里处的山里。由于水稻只在水量丰沛的水田里才能长好, 因此只在河岸或在易于人工灌溉湿润的平原上种植水稻。”

这些平原分成数千个小块, 位于将水拦在沟渠里的小土山里。一部分土地用来种植水稻, 水稻幼苗一长到10厘米高就拔下来, 一小簇一小簇地分开, 插种在稻田里。插秧的活都由女人来干, 水牛在泥泞的稻田里吃力地拉犁, 犁出一道道沟, 女人一步步紧随其后, 将稻秧插到沟埂上。

从中国商业的角度来看, 宁波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可以说这座城市是全国的丝绸总集散地, 许多心灵手巧的工人就居住在宁波城里, 他们织出美妙绝伦的纱布和富丽堂皇的锦缎, 这些物品在欧洲鲜为人知。城市的作坊里还生产最漂亮的彩漆家具。此外, 宁波城里的古玩店与我们国家的旧货商铺非常相似, 对于业余爱好者来说, 参观古玩店着实是件乐事。古玩店里杂乱地摆放着宁波的彩漆嵌饰家具、南京的青铜制品以及苏州府的精美瓷器等。”

米特雷西还对宁波城内最富盛名的藏书楼——天一阁倍加关注。他认为在中国, 没有欧洲的那种纯粹意义上的公共图书馆, 但是却有很多私家藏书楼作为补充, 比如天一阁:

“在宁波, 规模较大的一家藏书楼是范氏藏书阁。据藏书目录可知, 所藏图书共计有4094种, 53799卷(或更细致卷类)。该藏书阁原由容(Yung, 音译)氏家族创办, 在容家衰败后, 范氏家族中某位嗜好藏书的成员将其买下。藏书阁收藏了相当数量的珍贵古籍, 当乾隆皇帝于1774年修建帝国的图书馆时, 范氏藏书阁的帮助功不可没。乾隆下令广征天下书籍, 并承诺对进呈帝国图书馆所缺书籍的私人藏书楼给予补偿, 甚至仅仅是借用抄写、重印。次年, 又向藏书家下达了类似的诏令。范氏在此情形下, 表现尤为突出, 慨然向朝廷进呈

696部帝国图书馆所缺的稀有藏书。为嘉奖范氏藏书阁的慷慨相助, 乾隆御赐其一部铜活字印本《古今图书集成》, 该书由康熙皇帝下令采集编纂, 印刷数量极少, 正文1万多卷, 内容丰富, 涵盖天文、地理、自然科学等诸多领域。……藏书阁位于宁波城南, 坐落在一个中式风格装饰的花园之中。花园里绿树成丛, 山洞、假山、幽径、湖泊和其它巧夺天工之奇观随处可见。范氏家族的每一位成员都用一把特殊的锁将藏书阁锁上, 因此, 只有得到所有家族成员的同意才能打开书库, 而且, 如若没有范氏子孙在场, 绝不可以打开藏书阁。”

清嘉庆年间, 浙江巡抚阮元登天一阁观书, 并命范氏后人范邦甸等编目, 后成《天一阁书目》十卷, 补遗一卷, 范氏著作一卷, 并于嘉庆十三年(1808)刊刻。卷首有阮元《宁波范氏天一阁书目序》, 并附刻黄宗羲《天一阁藏书记》。米特雷西关于天一阁的介绍基本与上述文章内容相同, 这说明他通过某种途径获取了这些知识。这也是目前所见西方人较早关于天一阁藏书情况的详细介绍。

米特雷西还认为, 类似于天一阁这样的中国藏书楼内“或许还有很多尚未知悉的宝藏, 但愿法国科学委员会能够在此进行深入研究, 并挖掘出与古代地理和现代地理有更密切相关的东西”。虽然他这一想法的根源, 还是基于“西方中心主义”的错误视角, 要去“发现东方”, 有种强烈的“文明优越感”, 不过, 他对于以天一阁为代表的中国古代藏书楼在保存典籍、传承文化方面的重要作用还是有比较清晰的认识。

米特雷西对于宁波历史的无知和对于宁波现状的洞悉, 这种巨大反差实际上是体现出近代西方人“中国观”的一种演变趋势, 从道听途说到眼见为实, 来华西方人带着陈旧的、浅薄的“欧洲经验”来认识一个真实的、深刻的中国, 必然会出现新旧知识交杂抵牾的局面。这是近代中西交往初期所出现的一个有趣的现象。当然, 随着中西交往的进一步加深, 西方人对于宁波、对于中国的认识必定是愈加丰满与真切, 新知识必定会淘洗、代替旧日的经验。



NINGBO ARCHIVES
宁波档案